

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七

明　胡翰　撰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禮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即墓所為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於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禄位後世之士無禄位茍無禄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

亦淆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髙門巨室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淆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為稱深溪王氏郡著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勲為金吾衛上將軍封邠國公贈尚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謚忠惠者其别出之族有為尚書為丞相者蟬嫣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惠之從子處棠顧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嘗貲産以善慶遺其子

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篤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建及祁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祖繼祖爲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齊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服

凡禮之得為者視其力而為之其不得為者則弗為也既協諸義其長士覺猶懼來者不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養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為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豈惟足以昭格祖禰之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子而又孫致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寧

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客浦陽閒獲與剛過士覺家必長序立左右熟視之懿如也終日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世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足觀者乎昔朱子叙家禮欲畧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棲重兵命省臣有文武長才者鎮之於是叅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

用和輯公乃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葢廢矣則又即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生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禄殊恩顯秩萃於一門焜燿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

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涖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

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為君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為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虫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牙世篤忠貞名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沖和道院者道士倪天申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申子安又即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奇横闊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既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一名長山袤延數千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崖翠壁

環合為一澗水汩瀧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晉黄初平牧羊山中即其地也今靈迹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之諸峯高者竦而側者敧前者伏而後者赴矯若鴻鷺扶若猊猤拱若人立而植圭璧欲遽數之不暇晨霞夕靄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它奇木異艸往往非人世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春爽芬烈之氣襲人其北脩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歷寒暑而不變

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蓊蔚中鶲鶴決起清風颯然于于徐徐而來不暴不磕翏翏刁刁而草木動澗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頠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於兩間而浮游囿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槖籥是吾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廣埌之野臺焉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灝疏瀹世之汙濁由是以快一

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足令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蜕而撫有宇宙者恒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泠然從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從於方之外天申愿而朴子安敏而好脩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過之子安輙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鬚

鬚墨如也或疑其為神仙云

悦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内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於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於嫣仲子曰含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沒兇焉罔知攸濟天下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於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

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獲與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嫣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變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爲人俘虜則幸矣欲保右有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

奉適於口體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千不冀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遄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於閭拜母於堂舉酒為壽何啻骨而月之以獲更生此萬不冀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為丘墟榛莽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一顧愴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

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為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亢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横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啓曰叔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棄諸孤之日藐焉皆幼也惟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踔踔能自樹立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悦其親者必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即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悦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龐眉鶴髮顏色愉愉然飲食起居晏晏然於是伯

康規堂之西為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與夫者列而繪之室以備監戒既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他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避延詠於其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襲乎襲何為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没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

執筆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寢室不過芙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即就枕此其為安樂者乎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有不得而與之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嗇矣邵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於天地盡天地之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以眉壽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

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豈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況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為義塾紹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李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遂老矣何幸於兵燹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獨亢其宗哉恒欲周游兩峴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幸終惠

之吾聞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善若郃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於景先之言矣余固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為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為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於池上既落成矣問名於客客巧歷之靡適於可也久之而有函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滄洲趣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嫣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

楹疏其前以為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埶劣矣而有不可爲畛域者焉月往而規缀日入而魄淵天光下燭雲影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之中而蕩摩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具區之澤煙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溆澳澹泞一碧千頃而天隨玄真之屬傲睨乎其間也吾循池左右列為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外則金盆上霄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泗洑兩崖之隙出

乎鳥履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參發小者瀺灂大者澎湃雷霆駭乎前雪霜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閒吾卧而聽之豈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馮之矗起千仞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門之流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内而浩乎有滄洲之趣予以為奚若仲子曰天下之美患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夐者其居與矣而不知江湖之為大寄懷夷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為阻

今子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之後數百年而後謝眺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之二子者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黄溟涬而未芽且孰為天孰為地而孰為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昆侖旁薄之中則大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

求之魚龍不測之淵思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尋常詞翰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朔也眺也甫也皆未得為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巴邛之橘奕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邇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得名苟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為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為一而問諸

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為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為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匾

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扁之
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
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
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
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
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為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
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
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眚不能見客遂屏迹

山中諸生贏糧笥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
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
既沒門弟子又自為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惟兹
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
故躅魯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洒掃矣方年少
氣鋭闚其所闚而莫究其所以闚也見其所見而莫究
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闚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
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

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眇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為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為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為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為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為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

豈有異然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又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摭而書焉

煮石山房記

吾鄉葉以誠寓於醫而以煮石名其山房山之人間而訾之是何慼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總總而生噍噍焉而食於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爲饔飧醯醬葅蒲也有牲牷魚鼈鳥獸之肉以爲殽胾醓醢脯鱐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棄人之所同養而取諸石焉是以平堿砥礪之胚而擬乎簠簋籩豆之實也以瓌詭殊特之觀而等乎滫瀡甘旨之饋也雖脩火之利均

水之劑且旦而湛熾之何足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竊為以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啻之過乎聖人貴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磷是為雲母熬之以玄水漬之以秋露可液而飲也符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甆釜取紫背烹之三伏可粒而食也若是者葢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芻豢也並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而月一取也故衛生者資之非直已人之疾起人之死

固將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為之者矣何獨至於今而異然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人言是欲韓伯休我也吾嘗鬼逢掖之裾於公卿之門人不我虞也而令脩刀匕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竊觀於唐人韋應物之詩而悦之不知其顚之解而顛冥也請質諸嫣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淆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物白焉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悉甚石也吾以

公孫龍之言為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氏子初平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以為羊惜無薪烝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置棗脯齋祓而候諸山房之扃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毋久事狡獪吾有蹲鴟且來啖之毋使人擬汝於瓟也

樗菴記

浦陽趙氏由宋至今為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游四方賢士與嫣仲子為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其家

山中有大木有若栲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至於邑郛彥嘉含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若栲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嘉曰是其大本擁腫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蒼嘗取以名之莊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曾大父大大父游既而奔走世途間又從子之父子游周旋進退庭戺間五十餘年闕者闕者闕闕者拱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

之荆安闕之散闕若栲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
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著孝慈子弟愼禮節生産
力業益又豐衍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
物以爲足者徇外而忘内也持已而不知戒者見利而
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爲吾輪與觀美乎吾
豈自詭不欲人之規矩繩墨我乎吾豈莊周氏之徒乎
以吾悵不諧於俗俛而就之則矯固而執之則倨矯與
倨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闕去術而任情彼以我

為散也闕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楩楠豫章杞榦栝柏檖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樗櫟榕榖之屬世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為棟梁為欂傍小者為榱桷為棖闑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求棟梁欂傍者無所用之求榱桷棖闑者無所用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

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用也而或有故而舍之賤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災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衆才而言之其虧成不同其所負者異也舉一物而例之其虧成不同非其所負者異也物有幸有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

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為用有用者才也以無用為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禔爾身且裕爾家用燕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否彥嘉善醫其取諸虎目者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蟲耳彥嘉笑而謝曰何言之嵬也請書以為吾菴之故實俟夫志博物者辨之

為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既辭翰林之職今年朝於京師而歸余過

闕

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别復謂余曰吾兄景

闕

於故所居潛溪之上取闕

人之辭名之曰爲善諸友記之矣惟子闕

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闕

取徒爲侈大嘗徵諸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人具有之當爲而爲

之者君子也不當爲而爲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爲善不

求知於人不冀報於天余嘗於其微而見焉方少壯時
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
常少卿者曁其先君贈禮部尚書者頎然而偉樸然而
古終日侍坐不妄交一語語即其平生所歷不及他事
舉酒共酌歡然就醉人不見其惰容莫不以長者目之
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
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眦睚意鄉人藉其貲力自視
以為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業儒出

所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為迂濶余雖戇雅尊事
之敬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茍與之其必有達者歟逮
今五十年遭值國家革命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
敷其碩學潤色鴻業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人龍光
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尚書之厚德純行鄉閭
以為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九重褒於天下善積
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垂示子孫以為明
訓豈若庸人徼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裕者哉故

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畫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老友也而景淵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焉得不盡故願堅晩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為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爨圻下者剛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

邑修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為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芃芃皆美稼也余為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於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於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

澤沛益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君非有民社者曷為而及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寧惟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慺慺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令

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令先生幸辱臨兹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不足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茍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令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為者悉致力焉而猶莫

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搉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穡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孑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

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胡仲子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胡仲子集卷八

明 胡翰 撰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皋亭山厥田有嘉禾焉里父老言狀有司余聞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有下瑞凡嘉禾之草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天人之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訢合煦育紛綸翕絶恒因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行土爰稼穡

萬種之命懸之雖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較其利澤未有侔者而以為白狼朱鴈赤兎之不若則唐人議者過矣聖人南面而修六府用八政貴食重榖其所崇者非以瑞也況時和歲豐而令重以瑞告是乃天地侈兹靈貺昭示兆人如榖闗元山之產有國者視之宜有加焉昔天降嘉種於后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叔得禾獻於天子而嘉禾之書旅草野之臣懼無以鋪揚國家盛美如詩書所載竊慼父老之言不勝畎畞之忠謹拜

手稽首以獻頌不足薦於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
康衢擊壤之遺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烝民乃粒著自六府滋布九域大江以南渤
爲奥區賦税所出厥田孔腴接畛百萬土膏殫發汙邪
宜稻日茂如樞有茷者苗一本而敷紛其百穗盈仞之
餘潤濯醴泉秀疏瑞日既堅且好既穎且栗季穉來告
來諗厥故耆艾驚嗟前斯未睹傾郭闐野聚觀竊咏相
訟攸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我播我耰我耔

我耘驅我蟊螣媷我稂莠惡知其他而畀斯祐人亦有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孰參燮理孰秉經綸垂休錫羡自我相臣相臣曰否惟聖天子天子臨御克任克使大夫卿士雝雝濟濟左右克讓共期于治薦兹馨香不大聲色昭格泰員渾淪密勿上帝降監率育元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風亦時若歲迄用康坤元富植媼靈効祥景星慶雲非瑞之大白狼朱鴈乃其小者善政養民稼穡惟寶惟寶之瑞終羡且好嘉禾既旅皇德

彌宣致此不易保之惟艱昔在成王輔惟周公受天之

賜不有于躬曰敬曰戒王心罔懈靡驕靡吝惟公優愼

漸仁摩義教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明我朝監

玆勿渝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賛并序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

堂之南植之一本雙榦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操離

立對聳翛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賛余笑曰上人視天

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為也按戴氏譜凡竹之别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昇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余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非有也吾聞懐感德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為而無不為無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

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爾果
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為之贊曰
有籊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冷然清風載
沐甘雨惟是德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
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乎賞蓮紫脫潤閲國
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

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
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
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
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蔑乎未有聞也
當唐之世惟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耶范氏
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
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
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

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遞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
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
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
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
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厠於瓊花玉
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
若藩籬指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
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

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為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南極老人贊

猗若老人成象在天食氣之母居物之先樂有壽考得之自然申錫下土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爲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匾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

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名日尋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内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上下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賾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歎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處約齋銘

郡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余銘之

惟士尚志必愼厥守處約非難固窮在久賦命在天靡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鶉衣百結華於黼黻陋巷一簞甘於鼎食相古哲人何樂於玆爰有良貴豈其不背苟見其大我心則泰外物細故曾何芥蔕我約非約其獲孔阜其畜孔厚德音斯溥尺蠖之伸貴乎能屈鴆毒之懷寧不可惕我告爾吉盍忍爾性道貴責成養當

聴命先民之言罔或弗敬

敬身齋銘

池氏居永康之荆洲莘仲即其居而闢室焉曰敬身徵銘於嫣仲子仲子曰莘仲其知本乎道無往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為然乎蓋三極之道人參其間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影之為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為之宰存心有道一為之主彼靜而固

動而梏者俱失之矣莘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

乃銘曰

繄厥生參天地彼睢盱何藐爾六鑿披七情熾遞感忽疇克制返諸躬道孔邇惟天君實司契正爾容定爾志儼若思肅如祭慎爾獨恪爾事貫動靜合內外貞夫一斯為貴純不已聖可企赫有臨惕無怠

無逸齋銘

浦陽鄭仲舒名其齋曰無逸志為學也其友胡翰銘

以朂之曰

書言無逸稼穡孔艱念我學徒遑集于安上帝降衷有赫其命其命有赫日罔弗競曰明曰誠終始是賛惟敬惟義内外不違毋謂跛鼈弗如良驥苟力於行千里可至逮其無息與聖合德與聖合徳與天為一道豈遠而厥幾孔微心焉一肆即汝自棄彼月而邁此日而征無或爾優游荏苒百齡

漢様題研銘

有漢椟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旊物也僧用

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圜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漢

鼎可移茲不泐

居易齋箴

魯氏子濬文常山之秀也嘗即山中闢齋曰居易而

力學焉今將適京師來謁於余大懼替厥服余聞諸

易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苟行其願進退不渝也箴曰

大道易易其平如砥人具是臻亦具是履相彼小人胡昧厥理舍其康莊自投偏陂抵巇為高入坎不止惟兹君子宅心孔夷安吾之素適分之宜與時屈伸以範驅馳君子居易小人去之天畀有生夫豈遠而徇義則公徇利則私辨之不早顛具逐迷勗哉君子尚慎厥幾

尚節齋箴

余友徐則常名其齋曰尚節將隱居以求志也請箴於余久而未之措焉今以病稍間乃為之箴曰

四時之序節以成歳萬物之理節以成禮非有資於差品乃自然之裁制何人生之多欲忘吾性之所貴利不盈於錐刀訹之而心醉勢不重於丘山臨之而魄褫如梟如獍如狐如鼠合朋為同恬不為異盍不觀夫澤上之水乎滿則溢節則止而況人欲之横甚於倒海不有砥柱何以見夫君子人皆瑑瑑已獨珞珞人皆諾諾已獨諤諤諤是猶未也將求其至焉易貴甘節其次安節其次苦節甘節者顔淵曽參是已露肘而商歌瓢飲而自

樂安節者晏嬰原憲是已貴而能儉貧而不病若節者黔婁之屬是已困而不返死而無悔者也子將何居以苦則不可貞以安則未能企合亦曰尚而已尚也者非矯也樹不拔之操厲匪石之志不顧人之毀譽存吾義而已毋行乎怪不安其素毋習乎狷不知其固毋恃其不折過於戾契毋信其不涅流於汙瞯子其慎之是亦可矣抑有大者焉易本無體神亦無方恒則有往節用有亨陰陽相錯變化縱横晦明相禪通塞往還故釣渭

之叟起而興周耕莘之夫舉而佐殷傅說棄版築而為相膠鬲舍魚鹽而得君功存乎社稷澤被乎生民不知一介而輕天下常以萬物而同吾身此非吾之所尚者乎非聖智其能乎是達節也子其識之

嚴氏子字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

為之辭曰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内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敝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尚篤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褚士文字説跋

錢塘褚士文以字行以善篆隸稱縉紳間或即其字而書之而告之士文佩之以求益焉余以為天地變化凡成形成象者皆文也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其光華精潤之發孰加焉其在於人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之謂人文焉堯舜之治化所以成乎此也孔孟之道德所以得乎此也故文之至者稱堯舜孔孟彼以言語字畫為工者殆其次也今世俗之人往往索余於文字之間余恒患之故余不敢

以篆隷之工爲盡士文之能盡亦歛其華而求其志者焉天下之文不在於子則在余矣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文忠公在史館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筆而餘力顧有及於小學家之流其文葢本漢黄門令史游而稍變其體昔游做凡將爲急就篇末叙長安涇渭闕術後人增以齊國山陽二章意公取州名衷次者亦縁此也公之手澤散在人間往往獲見於兵火之餘皆行書片紙未

有若此之凝重茂美終卷無一字茍者自當與其文共傳為世所寶也今上人賢公以為草堂所蓄舊物不欲輒出示人吾恐非文忠之意故常欲取皇象鍾繇王羲之所書漢急就章與此合為一卷模而刋之備小學一家以廣其傳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煕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於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

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於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洒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約至今寶藏惟謹余幼讀金吉父瀛洛風雅即熟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惟公歌咏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洪武七

年夏六月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宰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即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圖任國事北啟邊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也汴京既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才之用舍往往如之宋氏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公愍之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横罹誣構卒於封州卒後二年

闕

此誥是也淳熙元年贈光禄大夫則明堂大禮闕心所及也公之直言勁氣見於立朝之初宏謀盛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强敵悍將遠近慴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奸檜之薦而未嘗苟爲檜用檜主和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喻蜀輸金而公以備邊未嘗從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慮其爲

變卒誅斬之以是忤權擠之死地終始大節炳如也載筆之士類能傳誦獨公平生為學所以探陰陽之賾極幽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累其心貫天人而一之者則槩未之察焉公在封六年其著書有曰易窺餘者翰獲於公八世孫謚伏而讀之竊意公俊偉之績磊落之節由其得於聖賢潔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足以窺之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葢有天下者推禮追王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為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在宋其事不見於史非此告豈知其名爵之為太中爲中奉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可以彌文論矣

范賢良帖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葢元卿

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為可慕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饑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

為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稾跋

朱氏自晉蒲墟令汎始家於鄞四明居士元翰其後也紹興間居士嘗獻賦行在為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遺言則乾道二年所書慨念古今雖在畎畆意氣躍躍飛動使見於用宜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諸孫行也仲文號守軒方幼時居士即奇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榜第二人奏稾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

時獎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為社稷計矣余觀二公遺墨因念宋南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業不復紹興三十闕 乃欲於開禧之際闕 有闕之勢而不察宋無可戰之闕 守軒以闕 不闕 實不毅慺慺言之建議北伐獨力爭之居士之才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遭貶斥不盡其才推其志皆可尚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山喬壽朋為同門紹興廷對又為同年其後壽朋當朝

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畧亦同壽朋言具宋史而守軒行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屢更兵火行之護之如拱璧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龔聖予粤人謝臯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簡至今嗣守不墜使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末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為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知

其為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畫偃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滿數尺而烟容雨態縱横掩冉漫若千畝萬个近在人目無不可愛葢墨竹以小為難而多者愈難欲振筆直遂如公所謂兎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文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王右軍書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黄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

時之筆各自為體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得雖紙墨剝落隱然具有當時瑰琦之意豈惟右軍書法之妙矯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模勒之工亦未易以刻鵠議焉晉仲闕庭闕從事臨闕 以王敬仲自居當官奴之得樂毅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劍器藏真見山雲隨風二人遂擅書法之妙遠軼千載矣及闕 人得永闕 及見焉

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謨定此三十字爲藏真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真以狂自任長史以顛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人意氣飛動時又雨雪晉仲請識其後以爲山中珍玩是歲洪武癸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禊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

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真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黄文獻公恨不及以此質之姑識於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士交一郡吏貸粟周人急而致書焉曾不以為浼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為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為不幸而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尚也由是先生尚之

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取而孰予哉詡閬風石塘行所謂古人廉士遺我五斗亦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為張瑄發可見其於子智不苟也子智老於郡邑有先生以為知己而又有希彦稱其家兒其所託者遠矣

北山紀游總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正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倡之

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典册施之朝廷者足為邦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為山川之壯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往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生從杖屨之後山空谷寂未嘗不三復而為之憮然儒墨異道出入殊趨吳公既以之興懷況死生之際幽明永隔黄公又安得不增悼邪未及百年變故倏忽在昔已然而今為何如

也吾意扶輿清淑之所鍾偉乎其不可遏豈遂已邪比居長山之下嘗欲執牛尾歌之以遲失若人焉今存禮不以衰老棄余將入京而過余衡門留之不果攝衣牽諸生陟潛岳而登其冢頂余力躋僅能及之極覽無際追念往躅雖瞠乎其後而亦蛩然其音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咸萃殫其餘年以尋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聱言後跋

右讐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為太學正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於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呫畢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愉愉然閒讀書為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讐言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

如鉤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敝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將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

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黄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劉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叙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鐃歌傳誦搢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横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溪又

將追蹕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於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為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不知其為衰颯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絶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敝於末習之襞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

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顧陸諸家下及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八馬圖坡翁賦詩當時目爲韓生之馬蘇子之詩爲世兩絕矣安知居士所作有如此者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意躍躍然世稱居士之

精緻可學惟疎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始知之方駕唐人正恐未能或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黄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為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黄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黄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

凡詩二首辭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值戊戌兵燹之變
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
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
之頃如睹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
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膏火之喻為不可曉蓋金
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
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論尚論子端書法
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

當土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璧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後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況鄙夫賤人乎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況婦人女子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朔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公七世孫賈瓊之妻也嘗為軍帥得之義不辱赴江水而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

之語又云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又云願䰟化精衛填海使成嶺其言感慨激切毅然有烈丈夫之風郝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必有知者今賈氏婦之死殆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而人不及知者尚多有之嗚呼以天下之至難而婦人女子能之孰謂爲士大夫者不能哉生人之類所以不至於澌盡者蓋必與有立也

書王秉彞傳後

士生干戈之闕脫於死地不為人俘囚阽於鈇鑕則其身之幸闕貴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妻孥於流離顛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家之幸矣今秉彝既兼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釋人於忍者之手其言曰吾力茍可生人雖百凍餒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閒全活者若而人周急者若而人來吾婺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傳中其為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更朱泚之亂不受汙辱

有死喪無歸者即身為治喪蕃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秉彝蕃之鄉人也其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傳其可少哉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有為而為之也秉彝豈欲持是以受其名哉余聞之心是而益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於今曹國李公之門美鬚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如也

公遇之甚厚留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領教信安後十餘年復會於金華則尊生子奉朝廷之命同知金華郡事顧不忘疇昔之故以一騎自随過余余視之尊生子且老矣意氣猶擽擽也郡虛長吏尊生子總郡事聽斷民有不直不以繁劇置不問必盡其情重者省遣輕者下屬邑或徵輸不入度其才力約畫程度取辦而胥吏緣闕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不貸尊生子務持大體闕人以尊生子為長者心竊易之尊生子笑曰令闕

欲獮雉吾民乎且吾性剛急人言非所恤也
其治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余在信安歲時闕　其
闕　不及從鄉人長老樂其有成而尊生子見之獨念
其老且衰將以一麾授焉余唯而退固將治裝而東聞
尊生子已去職矣既去而余從家里中則尊生子已前
沒矣今讀其傳安得不使余歔欷流涕世豈復有斯人
歟古所謂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者其尊生子邪余故
論著之而或以尊生子之意非子華子稱述之意其不

尊生邪抑有由然邪當為而為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其所以為尊生子邪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潛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剛而獲交焉今剛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韓退之誌李翺之祖墓也退之言翺有道而文固於是乎在余於剛望之矣

鄭仲涵像贊

有臞其貌有瑩其神處華腴而不汏侈自得乎一性之真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顧賢達其未遠銳將探乎千古之秘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湜籍荀氏之爽淑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弟日致孝養母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菊隱率其

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曾孫歲時為壽以娛悅之以是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言詠以頌其美余友吳廷發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為謹愿也曰仲賢嘗吏於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易矣乎斯其為謹愿也余喜而謂之曰子之言然矣殆未知其所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惟孝則施之四海而皆準仲賢患不能孝養耳茍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雖為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

惟孝為然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稱之若京師之人可謂遠且衆矣何自而稱之亦惟孝感而已矣豈嘗有私之者乎余與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別去所以知仲賢而信廷毅之不我欺者以予覯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弱冠致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温凊定省之節甘旨滫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笑在堂洩洩然其兄弟怡怡然而諸孫又詵詵其可喜

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且貴者多矣有不能一日竭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為人子之勸非溢美云

胡仲子集卷八